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波雜誌 第七卷

○生日押賜 王荊公當國，值生日，差其子雱押送禮物。雱言：「例有書送物，閣門繳，申樞密院取旨，出札子許收，乃下榜子謝恩。緣父子同財，理無饋遺，取旨謝恩，一皆作偽。竊恐君臣父子之際，為禮不宜如此。乞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，並不用此例。」從之。至當之論，後皆遵行。頃見老先生言：「此出荊公意，奏檢亦公筆，特假雱名爾。」雱字元澤。大觀元年詔：「賜使相以上生日器幣，故事止差親戚，殊失寵遇大臣之意，自今取旨差官。」

○洮河開邊

元澤年十三，得秦州卒言洮、河事，歎曰：「此可撫而有也。使夏人得之，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。」其後王詔開熙河，蓋取諸此。靖康滄海橫流之變，萌於熙寧開邊。書生輕銳談兵，貽天下後世禍患，可勝慨哉。

○丈人

《蜀先主傳》載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之語，裴鬆之注：「按：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，於獻帝為丈人。蓋古無丈人之名，故謂之舅也。」後呼丈人為「外舅」，其本此乎？然《漢書·匈奴傳》書且？是單于云：「漢天子，我丈人行。」若曰此語止為尊老言，非專指妻之父則可。若謂古無丈人之名，後學竊有疑焉。

○生而富貴

生而富貴，窮奢極欲，無功無德而享官爵。又求長壽，當如貧賤者何？若又使之永年，為造物者無乃太不均乎？履富貴者，其可不思持之以德。

○汴河遺物

靖康亂後，汴河中多得珍寶。有獲金燧爐者，以尚方物，人間不敢留，復歸官府。揚州倉卒南渡，揚子江中遺棄物尤多，後鎮江漁戶於西津沙際，有得一囊北珠者。太平興國中，鄭州修東嶽廟，穿土得一玉杵白以獻，亦五代亂離時之物。金玉沒於地中，蓋亦有時而復出。

○恩科議姻

樸？？敕翁《陶朱集》載：閩人韓南老就恩科，有來議親者，韓以一？示之：「讀盡文書一百擔，老來方得一青衫。媒人卻問餘年紀，四十年前三十三！」樸？？敕，單父人，嘗宦於政、宣間。或云陳君向也。

○曹武惠下江南

曹武惠下江南，副帥欲屠城，曹力止之，曰：「此已降，不可殺。」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：「汝能全江南一城人，帝命賜汝城中人為汝子孫。」故其後繁盛，今雖湮微，猶應出兩府。曹泳景游嘗語此。兩府其自期耶？輝家遠祖國初知江州，屬曹翰屠城之初，遺骸遍野。乃對廬山作萬人塚，仍自為記。德既及於枯骨，或謂後嗣當有陰報。有相先墓者，言亦嘗出神仙。高叔祖諱字執禮，第四十五，治《易》甚精，早魁鄉薦，一旦捨去。傳道於徐神翁，自稱赤局先生，靈異不可具述。鄉人敬之，但曰周先生，家繪其像。神翁書贊云：「週四十五，衣破不補。土木形骸，神氣可取。」宣和詔，不起，錫守靜處士之號。群從記其事跡甚詳，茲不具載。虜犯淮甸，亦知守靜名，不犯其室。建炎末，屍解去。其隸仲大亦得道，有一皮篋無底，取錢常不竭。後隨先生羽化。

○陽關數條

陽關在遼西，去長安一萬里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，因以為名。長安城東，出南頭，名霸城門。俗以其色青，名曰青門，見《三輔黃圖》。范睢曰：「秦北有甘泉宮，謂其下有甘泉水。」見《戰國策》。邯鄲，屬磁州。邯，山名。鄲，盡也，言邯山至此而盡。以城郭字皆從邑，故作鄲。見《地理志》及《寰宇記》。金城郡，一曰築城得金，一曰取其堅固，一曰以郡在京之西，金，西方之行。望都，調登堯山見都。酒泉，調泉如酒。並見《地理志》。此數條，皆因人有問，檢示之，非特出也。

○交印避忌

正、五、九，仕宦者不交印。俗忌牢不可破，初不知為藩鎮開府，犒勞將佐，宰殺物命設。恐傷物命固然，何獨此三月？豈以浮屠氏謂此九十日為齋素月耶？不經之甚。御筆除擢，無非日下供職，何嘗問日辰利不利。或曰：曆日上所書黃道，假也。君命到門，真黃道也。

○常平

常平備凶荒，立法甚嚴，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，州郡恃以借兌。先人任信幕，後守不償前欠，一旦漏底，官吏並送鄰州勘鞫。先人亦坐失於催促撥還，科公罪笞，不理遺闕。二十年後，因同時坐累，該改秩，為銓曹留難索案。輝至朝廷時，宗袞益國公參大政，從容見語：「近見先丈常平伏辯，既不曾僉書，何亦被鞫？」輝因言州郡刑獄冤濫，有司可以被朝命，雖知不曾著字，蓋亦行三問，豈容不承？罪及無辜，大率類此。退而思之，先人尚無恙，或陷深文，固可雪理於今日矣。自昔初除執政，例薦所知三兩人。建康王元樞初得政，首以先人名聞，乃自臨安管庫除江東漕司乾官。見次一任，屢更使長，皆欲發文字，力辭之。竟終於選調。

○《五路墨寶》

輝嘗於鄭鳴叔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，為《五路墨寶》。鄭既錄碑之全文，刊泐者缺焉，且附己說。歐陽《集古》考究未備者，間有辨正。類為數巨帙，考證良備。悉上秘府。其副因借留數月歸之，第錄其目並其說。前後亦得其漢刻十數種，旋為親黨沈虞卿取去。鄭乃同州死事驥之子，紹興間嘗歷四川監司。其子忱德云：「在蜀日，李公仁甫及相從，於《墨寶》訂正有助焉。」且出數小紙細書，皆李訂正之語。漢碑固多，晉碑亦絕少，蓋晉制三品方許立碑。

○秦漢碑刻

曾大父喜蓄古刻，承平時蓋亦易致，士大夫不甚秘惜。兵火後，散失，一無遺者。劉季高侍郎嘗語先人：頃年蒙嘉其好古，輒贈甚多，皆秦漢間物，在今日為難得。語次亦嘗詢其名件，歲久復忘之。

○沒字碑

紹興九年，虜歸我河南地。商賈往來，攜長安秦漢間碑刻，求售於士大夫，多得善價。故人王錫老，東平人，貧甚，節口腹之奉而事此。一日，語共游：「近得一碑甚奇。」及出示，顧無一字可辨，王獨稱賞不已。客曰：「此何代碑？」王不能答。客曰：「某知之，是名『沒字碑』，宜乎公好尚之篤也！」一笑而散。

○瑪瑙盤

唐裴行儉破外國，得瑪瑙盤，廣三尺，出以示諸將士。為軍吏捧盤升階，跌而碎之。叩頭流血請罪，行儉笑曰：「爾非故為，何罪。」國朝韓魏公得二玉杯、玉盤，觴客次，藉以錦，置於案。為執事者觸案，碎於地。非但一時略不變色，竟無追惜之意。與夫呂文靖俾小姬擎寶器入書室，故戒及門若足踏而僕，試諸子度量。古今之事，若合符節。

○坡教作文

東坡教諸子作文，或辭多而意寡，或虛字多，實字少，皆批論之。又有問作文之法，坡云：「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之，欲致而為我用。有一物焉，曰錢。得錢，則物皆為我用。作文先有意，則經史皆為我用。」大抵論文以意為主。今視坡集，誠然。

○石林三戒

葉少蘊云：「某五十後不生子，六十後不蓋屋，七十後不作官。」然晚年以子舍之多，不免犯六十之戒，屋成而公死矣。二事得於洪慶善。

○吉陽風土惡弱

從叔其父守吉陽。到官，書報：「此行再涉鯨波，去死一間。抵郡，止茅廩納■頤？十家，境內止三百八戶。無市井，每遇五七日，一區黎洞貿易，頃刻即散。僚屬一二，皆土著攝官，不可與語。左右使令輩莫非貸命黥卒，治稍嚴，則為變不測。地炎熱，上元已衣紗。果實多不知名，瓜大如斗瓶。但有名香異花，此外色色無之。東坡言昌化不類人境，以吉陽視之，猶為內郡，不但飲食不具，藥石無有也。」又書云：「一日出郊，見橫巨木於地，上有穴，覆以板，泥封甚固。叩從者，不肯言。再三詰之，方言：『前政某歿於此，屬無週身之具，用此殮殯』。或扣：『有巨木，何無板？』答以素無鋸匠。」後知因此感動，得疾丐歸，行至瓊管，竟歿。三女繼亡，諸喪皆寄湖廣不得歸。備書之，為行險遠宦者之戒。《南海錄》言：南人送死者無棺槨之具，稻熟時理米，鑿大木若小舟以為白，土人名「春塘」，死者多斂於春塘中以葬。士夫落南，不幸而死，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斂手足形骸，誠重不幸也！

○曹王母

唐太宗立皇子明為曹王，母楊氏，巢刺王妃也，有寵於上。文德皇后崩，欲立為後。魏鄭公諫曰：「陛下方比德唐、虞，奈何以辰嬴為累？」雖從諫而止，跡可掩乎？不能正之於始，其後高宗之於武後，明皇之於楊妃，顧傳家法，不以為惡。若魏鄭公之敢諫，孰能繼之？

○唐帝像

舅氏張必用家，藏唐諸帝全身小像，乃蜀中名筆。巾裹紅袍，年紀悠遠而色不渝。獨明皇像別為一幀，幅巾跨馬，左右侍衛單寡，有崎嶇塗路之狀，題雲《幸蜀圖》。然僖宗亦嘗幸蜀，未知孰是？

○臥榻縷金

天聖七年，詔士庶、僧道不得以朱漆牀榻。至宣和間，蔡行家雖臥榻亦用滴粉銷金為飾，趙忠簡公親見之。其奢儉不同如此。

○葛公坐亡

先人任江東漕幕，與葛公謙問為代，文康公孫也，魁然重厚古君子。宦情世故，皆應以無心，文采外深契禪悅。後倅毗陵，遇輝以通家子弟。一日，見語：「人生臘月三十夜，要當了了，方見平生著力處。」始意如平時舉葛藤爾。別數年，公守臨川。一日，屬微疾，忽索筆，書偈曰：「大洋海裡打鼓，須彌山上聞鐘。業鏡忽然撲破，翻身透出虛空。」召僚吏，示之曰：「生之有死，如晝之有夜，無足怪者。若以道論，安得生死。若作生死會，則去道遠矣。」語畢，端坐而逝。筆勢遒勁，其家版行。超脫如此。東坡論陶淵明云：「出妙語於續息之餘，豈涉生死之流哉。」輝於葛亦云。葛名。

○僧譚禍福

丙午、己亥、壬戌、乙巳，輝命之八字也。頃遇一老僧談五行，見語：「若非乙巳，不至今日。若無壬戌，不致竟老窮薄。退神用事，多失機會。然福不成福，禍不成禍，所得者壽數差永。」淳熙戊申，居都下。除夕，有二輩偽傳親知言至門，出見覺非，忽言奉聖旨追對公事。時以永嘉林氏爭分，方興制獄，初不持引文，乃隨以往。中無所嫌，神色泰然如常。至府治門外，坐於一室。已見燈，二輩詢扣年甲、鄉貫、來歷，往返者五六。乃云不敢久留，再三摧謝，送出門，蓋悟其非也。一時叵測，既歸，議訴於府尹趙子和，尹雲制院謬誤。所謂總轄使臣者，亦宛轉致懇，謂已科決元所遣之吏。蓋本逮永嘉周和泰，「錯認顏標作魯公」也。親舊見曉，既京尹護失，孰信其枉？後兩日，制獄事亦已。復自念與傳記所書人冥誤追放還境界無異，特幽明珠塗耳。平生橫逆，莫此為甚。當是時，廟堂禁從，有知己聞之，第駭愕而已。己酉終歲，災屯無所不有，特未溘然，又留殘喘。至今事定，卻有風聲鶴唳之警。雖雲氣數實使然，益信老僧禍不成禍之說，且為官府追逮不審之戒。

○大暑去酷吏

嘗聞范魯公，暑中所執扇，偶書「大暑去酷吏，清風來故人」兩句於其上。或見之，言曰：「世之酷吏、冤獄，何止如大暑也！公他日當深究此弊。」公後見周祖，首建議律條繁廣，輕重無據，吏得以因緣為奸。周祖特詔詳定，是為《刑統》。州縣司刑憲者，若人人以魯公存心，尚何酷吏、冤獄之為懼。

○僧道數

道士一萬人，僧二十萬人，乃紹興二十七年禮部見注籍之數。時未放行度牒，迨今三十餘年，其復有所損益歟？紹興間，福建大剝有申所屬，謂積下度僧錢若干，乞備申舉以獻助，乞量給度牒三兩道。蓋嘗試也。時議者謂宜依所請，第令具戒臘最深者三、五輩以聞，並與師號，以伐其謀。淳熙間，執政進呈江州置駐泊軍因依趙雄奏：「昨已准宣諭賣度牒非佳事，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，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，亦自足用。豈紹興間未有江州軍耶？」雄奏：「今契勘江州軍，自紹興三十年創置，以萬人為額，度牒初未行也。」上曰：「待以示三省，朕不欲給降度牒，當漸革之。」張孝祥建議：「自恭人至孺人，邑號分等第立價，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填，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。」於以佐國用，較以度牒，生齒不削，戶口不耗，仍不為民之蠹。雖曰得策，終以鬻爵以誘婦人，名器輕假，而不果行。

○《錢譜》

輝家舊藏《歷代錢譜》十卷，乃紹聖間李孝美所著。蓋唐人顧烜、張台先有纂說，孝美重修也。周秦後錢之品樣，具著於帙，是特見於形似爾。親黨洪子予，收古泉幣數十百種，自虞夏以降，一無遺者。每出示坐客，道所以然，皆有依據。大抵古錢輪郭皆重厚，叩之有聲。雖王莽小錢，名徑六分、重一銖，然亦不致輕薄。豈上古鼓鑄但求精緻，初不計銅齊耶？洪死，嘗叩其子，云：「悉舉入棺矣。」或言其家慮為勢力者攘取，故為之辭。

○順天得一

元豐間，龐懋賢為主客郎，嘗著《文昌雜錄》。內一條，以不知「得一順天錢」鑄於何代為言。書成後，又言：「近得於朝士王儀，家有《錢氏錢譜》，乃史思明所鑄，初以『得一』非長祚之兆，乃改『順天』。」輝於洪氏見二錢，文皆漢隸，徑寸四分，以一當「開元通寶」之百。而李譜復云：「思明銷洛佛銅所鑄，賊平無所用，復以鑄佛。今所餘，伊、洛間甚多。」視錢之譜為詳。以是知誠有益於未聞。好事者尚哀諸家所譜，更考近世圜法沿革，萃為一帙，板行於世，不亦善乎。

○王言有疑

嘗得一告詞云：「朕眷禮勳臣，既極異姓王之貴。疏恩私室，並侈如夫人之榮。以爾修態橫生，芳性和適，會膺無恤之貴，終隆絡秀之家。爰錫命書，靡拘常典。用肇封於大郡，俾正位於小君。往服寵光，益循柔履。」紹興間權外制某人行。「如夫人」及「修態橫生」，或者於王言有疑。時勳臣嫡室尚在，「正位小君」之語亦有疑。

○宰輔年甲

國朝宰相：文潞公丙午生，元祐元年平章事，未有踵其後者。范丞相己卯生，建炎四年平章事，未有處其先者。

○名公下世

自昔名公下世，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。王荊公薨，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，以公好佛，其間多用佛語。東坡訃至京師，王定國及李彥皆有疏文。門人張耒時知穎州，聞坡卒，出已俸於薦禪寺修供，以致師尊之哀。乃遭論列，責授房州別駕，黃州安置。雖名竄責，馨香多矣。山谷在南康落星寺，一日憑欄，忽傳坡亡，痛惜久之。已而顧寺僧，拈幾上香合在手，曰：「此香匾子，自此卻屬老夫矣。」豈名素相軋而然，或傳之過。

○使高麗

宣和奉使高麗，詔路允迪、傅墨卿為使介。其屬徐兢，仿元豐中王雲所撰《雞林志》為《高麗圖經》，考稽詳備，物圖其形，事為其說，蓋徐素善丹青也。宣和末，先人在歷陽，雖得見其圖，但能抄其文，略其繪畫。乾道間刊於江陰郡齋者，即家間所傳之本，圖亡而經存，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。《雞林志》四十卷，並載國信所行遺案牘，頗傷冗長。時劉達、吳拭並命而往，是行蓋俾面諭高麗國王顯云：「女真人尋常人貢本朝，路由高麗。如他日彼來修貢，可與同來。」顯云：「明年本國人貢時，彼國必有人同人京也。」海上結約，茲為禍胎。

○劉莘老詩

劉莘老丞相工詩，《送安厚卿二人使高麗》云：「杳杳三韓國，煌煌二使星。海神無暴橫，天子有威靈。」時以為絕唱，後四句不傳。

○殺鼈

熙寧中，侍禁孫勉，監澶州堤，見一鼈自黃河順流而下，射殺之，繼而暴卒。入冥為鼈訴，當償命。殿上主者乃韓魏公，勉實故吏，乃再三求哀。公教乞檢房簿，既至陰府，如所教，以尚有壽十五年，遂放還。《韓魏公別錄》所書，其略如此。《魏公家傳》則云：「右侍禁孫勉，監元城埽，埽多墊陷，費工料。勉詢知有巨鼈穴其下，乃伺出射殺之。數日，勉方晝臥，為吏追去：『有鼈訴，當往證之。』既至一宮闕，守衛甚嚴，吏云：『紫府真人宮也。』勉仰視，真人乃韓魏公也。亟俯伏訴，公微勞之曰：『汝當往陰府證事乎？』勉述殺鼈事。公取黃誥示之，謂曰：『鼈不與人同，彼害汝埽，殺之，汝職也。』遣之使去，出門遂寤。事既播揚，神皇調輔臣曰：『離說韓琦為真人事否？』皆曰：『未之聞也。』上具道所以，咨嗟久之。」二說不同，當以《家傳》為正。又一說：政和間，方士王老志語公之子吏部侍郎粹彥曰：「紫府真人乃陰官之貴，未為天仙。」又云：「公亦嘗為十華真人下侍者。」粹彥曰：「然。」